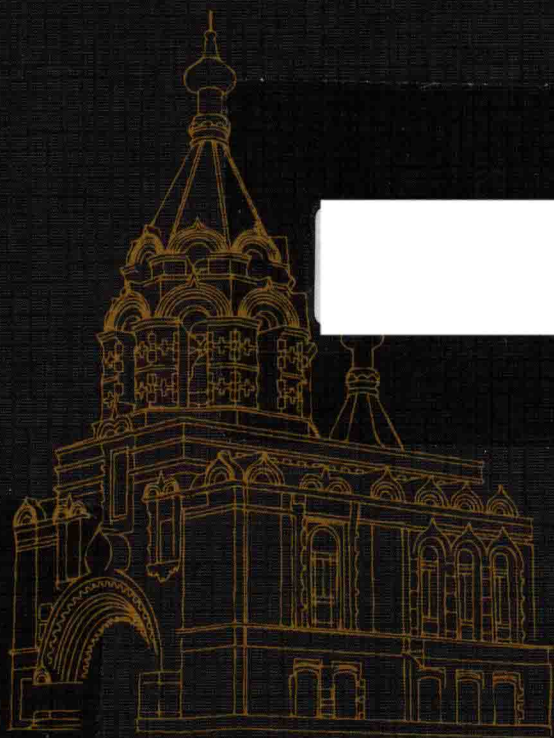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跨度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刘跃利
著

间谍邻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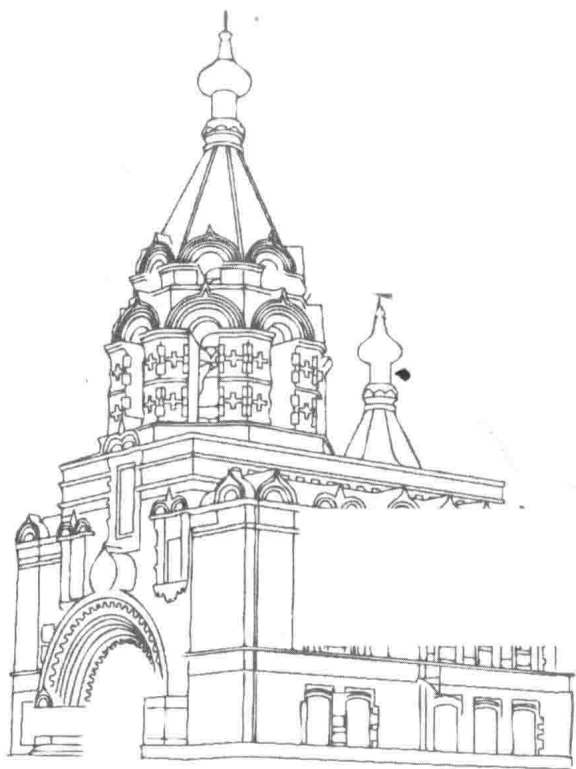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THE
NOVELS

跨度小说文库
Kuadu Novel Series

刘跃利
◎ 著

间谍邻居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间谍邻居 / 刘跃利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 1

(跨度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456 - 8

I. ①间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4817 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14.75 字数：146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
录
— contents

1 间谍邻居中村

33 我和伊万

94 绝境

170 犹太女孩嘉尔曼

间谍邻居中村

从我记事那天起，隔壁一直住着叫中村的日本人家。他们家有点神秘，让人看不懂。除了女主人金娜不断偷情外，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事。后来他们家搬走了，我和伊万都有些失落，再也不能爬上老虎窗看男女偷情的好事了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损失。

他们家一走，我妈也被闪了一下。以前我妈整天和那个女主人在一起打连连，处得跟亲姐妹儿似的。她这一走，让我妈整天没着没落的。我曾向我妈说过中村他妈和别的男人的事儿。妈马上说，小孩子可白瞎说啊！搁哪儿听的？我说院儿里人都说。妈说你懂个啥，大人的事小孩可别跟着瞎嚷嚷。

女主人金娜是个俄国人，她丈夫叫中村敏一郎，是个商人，不太爱说话，不善交流，他眼睛看人很贼，即使他对人友善时，眼睛里透出的仍然是冷光，不是暖的。他们的儿子中村广志，比

Jiandielinju 间谍邻居

我大十二三岁。他们搬到我们院来时，中村广志也有伊万现在这么大了，人长得白净像他妈，偏偏那双眼睛像他爸，这样一来，这个混血儿就失色不少。院子里的邻居习惯这么叫，管中村广志叫中村，管中村敏一郎叫中村他爸。他们自己呢，喜欢管中村广志叫宝伢，日语里，宝伢就是儿子的意思。

那年中村没事可干，也没找工作，整天闲逛，牵一条德国大狗到处转悠，很自在很威势。在他找工作以前，有一阵子还练过拳击。帆布沙袋吊在廊道上边，他戴着羊皮拳击手套，每击一下沙袋就嘭的一声，廊道的木梁就会嘎吱嘎吱响两声。中村打拳时，那条德国狗安静地趴在附近。那时，楼梯都在外面，全是木结构的，一踩就吱呀吱呀响，冷不丁走在上面会很害怕。房子有些老，檐下的木头糟烂了。

中村一练拳，人们就担心得不得了，嘭嘭声一响，就心惊肉跳，担心廊道大梁会塌。不过谁都不敢吱声。

那天我妈说：孩子，沙袋子那老沉，你天天使劲这么打，哪天这楼梯还不得塌了呀。中村听后就改到屋里练了。

院里的老王头向我妈竖起大拇指，说我妈是这份儿的！

一九三一年夏，当时日军还没占领哈尔滨，可院里的人都熊蛋，没人敢惹外国人，心里打怵。

那天，我家厨房传来隔壁嘭嘭的闷响，还有哈哈的发力声。那是中村在屋里练拳。他的德国狗也待在屋里，身子弯成个C字形，眯着眼睡。狗的名字叫黑盖儿。中村和他爸爸一样，不太爱搭理人，有点儿傲气，就是对我，也没有热乎到扳脖子搂腰的地

步。只有遇见女演员奥嘉时，他会眯缝起小眼睛，很谦恭很礼貌地一再点头哈腰，有好几回都那样，开始我都很吃惊，他居然会这样！后来，连我都有点儿瞧不起他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他也有点太低气了。

我还记着，那天我妈和金娜分手时的情景。那天中村家原先的保姆李喜善也来帮忙了。装好东西要走的时候，金娜坐在马车上，手里攥着白手绢，捂住发红的鼻子。我妈站在她身边，不住地嘱咐什么，金娜听着不住点头。自从我偷看了金娜和那个老毛子在床上颠来倒去，不管她干什么，我眼前都会出现她晃来晃去的大屁股和那个男人的肌肉疙瘩。

中村家的马车，在“嘚，驾”中走了。黑盖儿也摇着尾巴跑出去了。我妈眼睛一眨一眨的，不敢仔细看金娜。

马车一拐出院子，我妈就一路小跑着进屋。在屋里东转转西转转，心里空得慌。后来，妈倒碗开水，呼呼地吹着凉气，眼泪从脸上噼噼啪啪落到碗里，妈也不管它，响动很大地喝热水。

那情景谁看了都酸楚。我妈是热肠人。

那年秋天时间长，冬天来得晚，当时人们还穿毛衣或秋衣。10月末或11月初的一天，老邻居有许多人看见中村回来，还和他打了招呼。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冷着脸，神色很好，对以前熟不熟的人，都戴着一副笑脸，就和他看见奥嘉时差不多，只不过是限于表面应付，有一份暖意，少一些真诚而已。这就不错了，他们父子一贯是目中无人的，用老王头的话说：牛逼哄哄的。中村一改常态地回来，身后还跟了几个人，看样子是听他使唤的，能

Jiandielinju 间谍邻居

看出他是管点事儿的，那些人虽然都是便装，可看上去也都牛。女人们高声说他发财了，早就看出有出息了。他究竟是干什么的，谁也搞不清楚，他也不正经说，只说闲着没事儿，做点儿事。

说起来，这个院子，只有我家和他家走动最近。中村他妈金娜，是个又高又胖的俄国女人，高耸着大胸，笑起来力量充足，声浪灌顶。她不掸香水时，胳肢窝下味道难闻，很臭很臭的。那时我淘气，每次经过她身边，都要试着吸一口气，明知道那气味儿不好闻，却偏要试试。我曾有过疑问，那个骑在她身上的情人莱欧，难道闻不到她胳肢窝的臭味儿吗？金娜爱吃我妈做的菜，特别夏天，炖豆角、炖茄子的，吃得鼻子尖儿冒汗。

那天，中村他们进院子时，我妈正和几个女的唠闲嗑，说日本人攻打齐齐哈尔了，商店什么什么都涨价了。

中村过来和我妈打招呼：婶子你好，怎么样，祥子他爸还好吧？

妈说：他啊，能吃能喝的，家的事儿啥啥都不管。

中村说：他还在养马吗？

妈说：他不干那干啥呀？等你发迹了，给你大叔找个好工作，我们也好跟着借借光。

中村笑了。

我妈又说：你妈咋样啊？

中村说：嗨！别提了，我爸最近又盘下一个店，她整天跟着忙这忙那的，天天累得喊腰疼。

我妈说：嗨呀，可别让她那么干了，都那么大岁数了不像年轻人呢？

中村说：我也是这么说，可找人她不放心中，现在李喜善回来还能帮帮她。

我妈说：你回院儿有事儿啊？

这时，中村脸上收住笑，说：我们去那个犹太人家坐会儿。

就这么着，中村礼貌地对我妈点点头，转身往楼梯上走，那几个人跟随走在后面，楼梯一阵噼里啪啦乱响。

从这架势看，中村现在一定是个管事的人，一招一式里，有一些威风了。我妈对着他的背影喊：让你妈常来玩儿啊！

那时，我正靠在嘉尔曼家窗前看中村他们。背后的窗子里，嘉尔曼和莎曼的和声正饱满滑行，像小鸟一样，那是一个四度的和声。钢琴有几个小节的停顿，随后，又清泉一样在和声的空间流动起来。邻院儿的鸽子，挨着排儿蹲在楼顶铁皮尖儿上，侧着头倾听。黄昏的风，音乐一样，吹动着鸽子颈下的白毛。这时中村已走到廊道上，也发现了我。

啊，这浑小子，都长这么高了！还玩儿啪叽吗？

我不好意思地笑，问：你家黑盖儿呢？

中村说：在家拴着呢，我忙也没人管它了。

中村俯下身来，用食指在我脸蛋儿上刮一下，压低声音告诉我：哪天上我那儿去，看看黑盖儿，它还能认识你！

中村靠近我时，他身上有香水味儿，那之儿我想，这应该是女人的味道啊，咋跑到他身上了。不过，我来不及想这些了，我

Jiandielinju 间谍邻居

现在正高兴，黑盖儿还能认识我。我很看重我与黑盖儿的友谊，我总琢磨着，有一天，我也有一条那样的狗，连伊万都会巴结我，他妈的，我会成为这一片儿的孩子头！伊万要跟我捣瑟，敢欺负我，我就说，黑盖儿，给我上！黑盖儿会嗖的一下，露着锯齿一样的尖牙，猛扑上去，把瘦瘦的伊万扑倒在地。伊万会哭着跪着求我，告饶，作揖：祥子饶命！祥子饶命！

我家与这条狗有缘。有一年的八月，后半夜，凌晨一两点钟，敲门声惊了我们全家，我记得我爸拎一根木方子，很小心地去了外屋，高声问谁？中村应了话，一阵开门声后，他在外屋和我爸嘀咕一些什么，大概就是狗的事儿。这让我爸神色也紧张起来，爸爸披着上衣，趿拉着拖鞋，小跑着，返回屋里，点上洋蜡，就开始翻抽屉，稀里哗啦的，然后又一溜小跑着出去了。之后，夜又安静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爸拖着两条酸腿，一脸疲倦地回家了，但话里话外却流露几分得意，说中村家的狗半夜得了急症，爸到那儿一查症状，见呼吸急促并伴有痉挛，脉搏细弱，眼球震颤，牙关紧闭，脚弓反张，敏感惊厥，肌肉也有抽搐迹象。一看这样，爸爸告诉中村，这是吃啥吃的，中毒了，这狗病得可不轻，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听了爸爸的话，中村先是一愣，只好按爸爸的吩咐做。

爸爸问他，有没有香瓜，带根儿的。

中村说没有。

爸爸说没有不行，得先催吐，照理说得用阿扑吗啡，那玩意

不好弄，香瓜根儿最好使。

中村束手无策，在地上直转磨磨，一劲儿叨叨：这怎么好？
这怎么好？

爸爸没吱声，趿拉着鞋就去敲老汪家门。老汪家就是汪小他家，他家没有。

爸爸又敲娃夏家，一个男人的声音：涅、涅（俄语：没有）。

后来爸爸有点儿绝望了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敲地下室老王头家，老王头高声喊着谁呀？很不耐烦。

爸说明来意，老王头骂我爸，小日本儿净欺负人，你帮他们干个屌？

爸说，他们是买卖人。

老王说，都一个味儿，小日本儿都他妈不是揍儿！

我爸笑：老王你还有点儿筋骨囊！

爸转身要走，老王头冷冷的一声：拿着吧！

没想到啊，这个老骨头棒子，竟然真有这个！那会儿的人，在夏天的城市里，能吃上香瓜的人，就不得了啊。爸爸就掰下几个香瓜根儿，把香瓜又给了他，向他伸了伸大拇指：这份儿的！给狗灌上了香瓜根儿，不一会儿狗就吐了。爸又让中村拿个盆子，泡一些肥皂水，水要温的，给狗灌进去了，忙完，爸让中村冲点儿盐水拿来，爸用指头蘸了蘸盐水，用舌头舔舔，再加点儿水，又从自己的医箱子里，拽出个皮管儿，用嘴吹了吹，拿出来凡士林膏，往管子的一端抹了抹，让中村按住狗，爸就把管子插进狗的屁眼儿里，另一端插个小漏斗，把盐水倒进漏斗里。狗

Jiandiolinju 间谍邻居

觉得不得劲儿，动了动，中村紧紧地按住。灌肠不大一会儿，狗就刺刺地拉了几泡稀屎，一股恶臭弥漫。爸笑了，说这会有门儿了。爸又回家拿了一包兽药，说：这是消炎的西药，给它灌进去，我看，到明天一早能挺过来，就死不了。真像我爸说的那样，狗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因为这事儿，中村十分感激我爸。

我爸干啥事儿都是个精心的人。刚才我说到，我爸回家拿了一包兽药给中村，那其实都是赛马场的药。那次，我爸说马病了，老板乌里扬诺夫赶紧找来兽医。老板让我爸陪着兽医，还向兽医介绍，说这是我们马场的马司总管儿。兽医是个日本人，听老板这么一说，马上来了一个九十度正规见面礼。日本兽医会说汉话，他给马看过之后，打开翻盖儿的手提小皮箱，从里面拿出一些药品，叮嘱我爸应该怎么个喂法，多大剂量，一天喂几遍。我爸脑子好使，听一遍就记住了。有时药刚吃几次，马就好了，药就剩下了。或许，小日本儿耍心眼儿，为了多卖钱，每次都多开一些药，剩下了，乌里扬诺夫也不过问，他只关心马的状况。给斯拉夫人干事儿就这样好，鸡毛蒜皮的小事从不过问，不像给日本人干事儿，又抠门儿又心细地看着你。剩下的药，我爸偷偷留起来，放在家里。有一些是玻璃瓶装的，比吗啡针大很多的针剂，也有一小袋儿一小袋儿的粉剂，纸袋开口折成“入”字形。

我曾经偷着打开过纸袋，是细细的、雪白雪白的白面子。我在指肚沾上唾沫，往白面上沾一沾，面儿就沾在指肚上一些，奶一样鲜亮，用舌头舔一舔，苦得要命。那些药能治啥病，只有我爸知道。但外人不知道我爸偷药，唯有中村知道这事。上一次，

黑盖儿与群狗咬架，身上受了几处伤，我爸曾倒过一些粉剂，冲成水，用棉花球给狗上药，第二天伤口就结痂了。因为这，狗一闹毛病，中村就找我爸，要不他也不能三更半夜找来。我爸偷的那些药，也关系着我家人的性命和我的命运，我爸我妈就死在这上边了，不过，那是以后的事儿了。

我爸在乌里扬诺夫赛马场当马倌儿，我爸是喂马高手，他伺候过的马都是数一数二的良马。大约五年以前，赛马场发生过这样的事儿，有个拉货的驴车，是个小公驴，到了发情期，有一天，一位俄国太太在路上走，小公驴竟从那太太身后站起身来，前蹄搭在俄国女人的肩上，吓得俄国女人吱哇乱叫。老板要把这个小公驴骗了，害怕以后还会闹出这样的笑话，要找一位有经验的人给做了。骗了，也叫去势，就是割去卵子。有人给赛马场介绍一个这方面的手艺人，是个中年人，这个人中等身材，偏瘦，有点水蛇腰，也就是驼背，另外，走道有一点儿八字脚。那人就是我爸。

当时我爸看了看那个眼睛发亮的公驴，眼角残留着眵目糊，再用小木棍敲了敲裆下的驴圣，那东西敏感异常，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，嘭的一下，伸展膨胀开来，有大铁管子那么粗，像水倌儿肩上的皮垫肩一样，又黑又亮的。那东西，饭馆里做菜也叫钱儿肉。驴的钱儿肉，可比伊万的要大上不知多少倍。我爸说把它撂倒。几个俄国把式和中国把式一起，费了一番力气，才把驴撂倒了。驴不服气，嗷嗷叫着，鼻子里噗噗喷着热气。我爸一只膝

Jiandielinju 间谍邻居

盖顶在驴那条挨地的后腿上，从兜里扯出一条细线和巴掌长的剗刀，一起咬在嘴上。爸在驴裆上摸到粉乎乎发热的一团，那东西有两个土豆那么大，爸用手一提拉，然后麻利地用那一截细线在根上绕了几圈儿，两边用力一拉紧细线，那驴嗷嗷地叫了一下，我爸系着死扣，叨咕一句：脉锁住了。嘴上的那个剗刀浸着爸的口水，湿湿的。我爸飞快地在那团东西上下了一刀，血，鲜鲜亮亮地冒出来。爸让人把身边的小方凳递过来，垫在那团粉东西上，从兜里摸出一块方形的硬木板子。大家瞪着一双吃惊的眼睛看，还没反应过来爸要干啥，就听噗的一下，手中的木板砸在驴辜丸上，两只血糊糊发亮的肉蛋，一大一小滚在地上。伤口瘪下去了，成了一团有皱褶的皮，爸把伤口抹上些褐色药面，那实际上是一种叫马粪包的真菌面子，血立刻就止住了。这一切大家都看见了，都夸爸干得利索。有人问系那细线有啥用处呢，爸说压迫神经能止疼。大家就佩服地点点头。正好这时有人牵着一匹马过来，我爸擦着手中的血，看着那匹马，无意间说了一句话，这马病了。老板不太高兴，好好的怎么会呢？我爸就和他打起赌来，结果老板输了，就这样我爸在这里留了下来。

乌里扬诺夫赛马场有三十多匹名马。都是世界上有名的好马，非常漂亮，机警又高贵，比方说吧，英国纯血马，这种马是非常名贵的马种，它四肢高长，筋腱发达，既清秀又威武，跑起来速度奇快，而且轻盈富有弹性。这儿还有阿拉伯马，也是顶级的好马，它以美丽见长，体态优美匀称，长得也很清秀，尤其是那一曲高扬的弯颈，就像国际象棋上的马头那么漂亮，而且它性

子温顺，活泼敏捷，跑起来速力快又持久，中长距离上要超过纯血马。再有一种叫阿哈-捷金的马，也非常超群，这是个古老的马种，古代叫大宛马或天宝马，能力和阿拉伯马相近，只是更高大有力气一些，可以说集聪慧美丽于一身，最让当时贵族们喜欢的是，这种马既抗寒又耐暑，特别适合哈尔滨，就像我爸常常夸的那样：它挺皮实。还有几种好马，像“后阿穆尔赛马协会”从西伯利亚运来的奥尔洛夫马、法国的阿尔登马，都是世界上出了名的优质马种。这么说吧，当时世界上有什么好马，哈尔滨就有什么好马。这里面有的是赛马场的，还有的是个人的或团体的马，委托赛马场给经管的。

经管好它们可是不太容易。马高贵，马的主人高贵，所以养马的活就不太好干，好在我爸在这上面本事不小。本来好好一匹马，我爸说它要闹毛病了，过几天准打蔫儿。我爸刚到赛马场时，没有人承认他的本事，有人说他上次是蒙的。有一次，一匹马病了，验证了我爸的本事。我爸指着一匹挺欢实的马说，这匹要闹病。乌里扬诺夫和上次一样还是不信，说怎么可能呢，不可能，这神态哪像是有病的马呀？我爸说不信你就试试。事儿真照我爸的话来了，没过几天那匹马真的蔫了，不爱吃草。乌里扬诺夫吓坏了，精明的商人开始还以为有诈，怀疑我爸在马身上做了手脚，一打听同为马夫的老郭，说我爸这几天都和他在一起，没单独照看过马。直到这时，那个俄国人才对我爸另眼看待，询问病马该如何办。我爸说还能咋办，那得找兽医，我这儿没啥招。

俄国人说你都能看出病来咋治不了呢。

Jiandielinju 间谍邻居

我爸说我就这么点儿章程，看行，治不会。

后来，乌里扬诺夫忙三火四地找来兽医，又灌药又打针的，马总算缓过来，爱吃食了，耳朵也不耷拉了，尾巴也蝇甩子似的，在轻风摆柳了。

还有一次我爸好好显了一把。那次是尼古拉，一匹栗色的阿哈-捷金马反群，也就是书上说的发情了，我爸爱说反群。这种马和别的马不太一样，发情期忒短，只有四到五天，而这又是一匹一岁的初情马，真正的发情期要更短些，只有两到三天，太早不行，太晚就老了还不行。我爸能把握住母马的火候。公马这边，我爸在一个多月以前，就开始喂精料，每日牵马到外面遛，晒太阳，和马说着一些舒心话，像照顾小孩儿似的，好像马能听懂。还要用那棕刷和温水刷洗马身，最后还要按摩马的卵仔儿，足一袋烟的工夫才住手。有意思的是，我爸为了掌握好钟点儿，每次都点上一袋烟，边抽着，边给马按摩，那马一见我爸点烟，就劈开腿等着，因为按摩那里，就等于给它手淫一样，是件舒服事儿。母马这边也不能大意，爸要先抓一把母马尿过的泥土，闻闻，又撩开马尾看看，说还早。又过了一天，爸伸手摸一摸马的桃花水，那是母马的分泌物，爸举在眼前看，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挂着湿亮的液体，爸用食指和拇指捏一捏，黏稠的液体在两指间拉出一条细线，爸又放在鼻子底下仔细闻了闻，说这回中了，就牵来踩着蹄子急得不行的公马交配。这还不算完，打这以后，爸就要看呼吸，看饮水，看排尿，从这几方面的变化，就知道母马怀没怀上。如果哪一次，爸说怀了，那就真差不到哪儿去，十

一个月后，小马驹子就顺顺利利出生了。就这么着，我爸出名了，也得到老板乌里扬诺夫的信任，说这人了不得，用哈尔滨土话说叫道行很深，就让他统管马厩。所以我爸才有机会弄到西药。

我爸失踪这件事，的的确确很蹊跷，简直就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。实际上，我爸失踪的前几天，中村曾找过他，中村找他的目的，还是为了黑盖儿，它又有了毛病。

中村是坐一台老式的嘎斯车到赛马场去的，他让我爸赶快坐上他的车，给黑盖儿就诊。车开得很急，车还是那种后头烧木板子的老式车，一开起来噼啪噼啪响，隔几条街都能听见，屁股后头扯一尾浓烟。乌里扬诺夫很怕中村去，车的响声会惊了这些好马，可是又不敢说，私下里埋怨我爸怎么交了这么个人。车左拐右拐的，在一个连我爸都不知道的楼前停下，从一个小胡同进了后院，一个封闭的大铁门，哐当打开，又哐当关上。我爸被领进一栋房子，有外人的脚步声，立刻传来群狗叫，屋内有点拢音，汪汪声伴着回声，连成一片，令人恐怖。穿过漆黑的走廊，下了四节楼梯，拐进一个凹形的玄关，那有三个铁门，在左边那个铁门里，终于见到了黑盖儿。还是老毛病，黑盖儿的毛病在哪儿，我爸非常清楚。我爸给它扎鼓扎鼓，给了药，二十分钟后就有点儿见好了。我爸没有马上走，想再观察观察黑盖儿的病情。我爸眼睛偷偷观察，那时他总觉得，被抓走的邻居卡托会关在这儿的哪个房间里。这当中，中村告诉我爸，他们见面这件事，千万千